



一直以来,但凡说起江南在文学场域中的形象,总会被固化为烟雨楼台、小桥流水、杏花烟雨等柔婉唯美的符号。从杜牧《江南春》、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古典诗词,到戴望舒《雨巷》、汪曾祺《受戒》、余秋雨《文化苦旅》等现当代文本,似乎构筑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江南书写范式。后世创作者大多流连于古典意象复刻、浅层次风物抒情,长此以往,使得江南书写渐渐陷入题材趋同、思想单薄、审美同质化的创作困境。而江苏作家殷初的散文集《何处真江南》,却一反传统书写范式,以实地行走为根基、以日常人事为载体、以精神追问为内核,跳出了诗意滤镜,直面江南的烟火本貌、时代变迁。

《何处真江南》收录的十五篇作品各有侧重,或描摹市井百态,或追忆旧物流年,或探寻文脉根脉,或抒发心灵感悟,无论如何表现,都以不同形式完成着对“何为真江南”的层层解构,既延续了江南文化的温润底色,又注入了现代散文的理性思辨,成为书写江南题材散文中极具辨识度的作品。

在市井日常中还原江南本相

“美丽的地方不只是江南,江南就像一个梦里游园,只要你肯花上时间去建造,每一处土地都像是江南。”从这本书中可以觉着,作者收起了文人式的浪漫抒情,选择以平视视角走入街巷、市和民居生活,采用白描手法记录普通江南人的生活原貌,映证了真正的江南,从来不是在书卷的风月里,而是在一日三餐、晨昏朝夕的烟火人世间。在《梦寻江南》中,“遇见一场江南烟雨,这不是擦肩而过的遗憾,而是一段唯美邂逅。”为了邂逅,作家陶醉于家长陪孩子在雨中的欢快、坐在桥边的撩人心绪,以及“爱恨皆是梅雨季”的感叹,完成着对江南经典意象的祛魅。

而在《浮生四季》中,作家没有刻意渲染古巷的诗情画意,而是把镜头对准江南四季寻常。江南的春充满著新生,夏让人无法看透,秋自带斑斓的美,冬仿佛一场短暂而洁净的梦。这其中没有就景写景,而是细致描摹巷子里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清晨晨笼升腾的热气、傍晚归家的行人、雨夜屋檐滴落的水珠,皆是最朴素的生活片段。继而串联起平民百姓的岁月日常,让被符号化的江南回归生活本身。也让意象中的江南,成为有烟火、有苦难、有变革的鲜活地域。

殷初用文字打破着“江南唯有温婉美好”

的刻板印象,在一砖一瓦、一饭一蔬中,串联起平民百姓的岁月日常,让被符号化的江南回归生活本身。这在《江南地图》《梦游平江路》等文章中有所倾斜,撕开了笼罩在江南之上的唯美面纱,让读者看见一个立体、真实、有温度、有烟火的江南。

在岁月遗存中触摸江南文脉

旧物是时光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何处真江南》中有多篇以老物件、旧风物为主题的散文,如《水袖昆曲》《蠡墅老街》《老村的菜场》《陆巷古村》等。作者游走于老街、老宅,捡拾散落于岁月中的老物件,以一物见一城,以一物见一世,在器物的兴衰流转中,梳理江南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让冰冷的旧物承载起人文记忆与时代情愫。

江南文化素来兼具雅致与质朴,文人阶层追求精巧意趣,平民百姓坚守踏实本分,而这些散落民间的旧物,恰好融合了两种气质。在《水袖昆曲》一文中,“我顺着河道和小巷在富有年代感的老房子间穿行,在青石板铺成的小巷中走走停停,感受斑驳的青砖白墙透露的历史感。”串联起躺椅上的老人、身着旗袍的评弹人、相安无事的小巷人家等。透过诗情画意的烟火气息中,解读江南民间的审美取向与生活智慧。

《蠡墅老街》专门聚焦江南时光痕迹书写,作家走访街巷中的“造船、刺绣、酿酒、眼睛诸业”,“让蠡墅的魂魄,深藏在每一块浸润传说的砖瓦里。”作者在书写技艺之美的同时,也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忧虑。但他并未一味沉溺于怀旧感伤,而是理性看待传统手艺的沉浮,它们或许不再主导日常生活,但其承载的审美与精神不会消亡。这篇文章跳出了睹物思情的浅层抒情,将其上升为地域文化符号,探讨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让散文拥有了文化反思的深度。

在这些写旧物的篇章中,殷初始终保持克制的情感表达,不刻意渲染物是人非的伤感,而是以平和的笔触记录、观察、思考。旧物是过往岁月的印记,也是江南文脉绵延的纽带,作者借一物回望百年时光,让读者在器物的肌理中,读懂江南文化代代相传的韧性。

在城乡变迁中审视当代江南

时代浪潮之下,江南早已不是封闭的水乡古地,城镇化建设、交通发展、产业更迭,深刻改变着江南的城乡面貌。《何处真江南》立足当

下,将书写视角延伸至现代江南,多篇行走记、城乡随笔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域变革,探讨传统与现代、坚守与改变、故乡与远方的复杂关系,让江南书写紧跟时代脉搏。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在《入一场姑苏梦》中,作家通过意象中对话,不仅写眼前的景物,还对比今昔地貌、交通、人居的变化,如实记录城乡发展带来的崭新面貌,肯定现代化建设为江南百姓生活带来的便利,但也敏锐地捕捉到变迁背后的隐忧:部分村落过度商业化,原生风貌被破坏;老街为迎合游客刻意打造仿古景观,丢失了原本的生活气息;年轻人大批离开故土,乡村日渐冷清。

《陆巷古村》中,“我一次次地来陆巷寻找古迹,痴迷这里的山川河流。”作家没有简单地褒新贬旧,也没有一味抗拒时代发展,而是秉持辩证的视角展开思考。江南需要与时俱进,拥抱现代文明,但绝不能割裂历史根脉。真正的江南,应当在发展中守住本真,在变革中留住烟火与文脉。这种思考,跳出了地域散文单纯写景抒情的局限,具备了现代人关怀。

《夜半钟声》也是聚焦城镇化背景下的江南变化书写。作者借助枫桥典故,写着当代江南乡村的现实处境,实际也是作家在触及着城市化进程中所有土地共同面临的命题,让江南故事拥有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身处喧嚣时代,人们追名逐利、步履匆匆,而江南的山水、街巷、人情,教会人放慢脚步,接纳平凡,守住本心。在描摹风物、记录人事、审视变迁之外,殷初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精神世界,完成从地理江南到精神江南的升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处真江南》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精神追问。在《二十四桥明月夜》《山水江南》等随笔中,江南不再只是一片土地、一组风景,而是现代人安放心灵、对抗浮躁的精神原乡。这一主旨,为全书的追问画上了答案,也让整部散文集的立意得以拔高。

地域书写既要立足风物与现实,也要深挖文化与精神,在记录时代的同时,关照人的心灵与命运。作为一部扎根江苏地域的散文集,纵观《何处真江南》,不仅丰富着当代江南散文的创作样貌,也为地域散文写作提供了优秀范本。可以说,殷初追寻的“真江南”,最后已超越了地理范畴。地理上的江南看得见,摸得着,而精神上的江南,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格境界、一种文化信仰。只要心怀温润、坚守本真,便处处是江南。这也是《何处真江南》区别于普通游记、风物散文的核心价值。



呼伦贝尔的天和地

傍晚,我们又像蜜蜂和鸟儿一样归巢在专列这个巨大的巢穴里。

专列驶进夜色,驶进通向满洲里的方向,擦着大兴安岭的地带向着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平稳驶去。草原是我多年的梦和心结。若尔盖也好,呼伦贝尔也罢,我的心是放飞在这片草原与蓝天之间的雄鹰。我们依然是黎明时分抵达满洲里市的,接待我们的是位蒙古族女导游萨日娜,名字好听悦耳,一口流利的汉语改变了我对蒙古族人的单一认知。不穿民族服饰,谁又认得出她是少数民族的一员呢?有意思的是她竟然和一位影视剧演员同名。萨日娜给我们解释了她名字的由来,名字是阿妈取的,蒙语的意思要让她像春天的三月花一样鲜艳美丽。这样她的名字翻译成汉语又叫三月花。

萨日娜送给我们的见面礼是一条天蓝色的哈达。在一曲好听的蒙古族马头琴声里她亲自给我们每一个游客搭上了这条素净如蓝天一样纯洁的蒙古族礼节里的圣物。这一刻,我觉得草原和蓝天是圣洁的,礼仪是高规格的。这时,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草原,也看到了草原的天空。

六月的呼伦贝尔草原还不是那么碧绿,草儿正在泛青。蓝天与草地还凸显得不是那么分明。今天的天空堆积了过多的阴云,大团大团的,层层叠加的,像蘑菇朵儿的,像一匹野马都堆积在草原的天空,堆积在天与草原的边缘,见此情景大有暴风雨即将袭来之势。总觉得很冷,凛冽的风直往衣领里灌,往袖筒和裤脚里钻。风儿没有个方向,四面八方都能感受到草原上劲风的力量。耳边除了呼呼贯耳的风声就看到了草地上穿着襟飘带舞民族服饰的牧民。幸亏晚上加了秋衣秋裤和外套,我赶紧把衣服上自带的帽子戴在头上,再加上哈达围在脖颈,这抵挡了不少草原的寒气。

看见大小的蒙古包了,看到身着民族服装的草原人民了,我们乘坐蒙古包车进入了草原的深处。导游萨日娜见我们瑟瑟发抖,就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温暖的蒙古包里,端上了鲜牛奶,奶茶和一些奶制品。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品尝奶酪。我们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接下来的活动内容就是换上民族服装,在辽阔的草原上翩翩起舞,在最佳的角度互相拍照留影。草原是背景,天空是背景。相机里,我们与辽阔无垠的草地同框,与天空的云彩同框,与快乐的自己同框。天,蓝一点,草原就更绿一层。这样的草原之行就没有一点遗憾。今天草原的天空是云的世界,蓝天很奢侈。草原还不是一碧千里、翠色欲流。草原上的路随意延伸到天际,延伸到云层,给人茫茫苍苍的感觉。此时此刻,我也有了和著名作家老舍在草原的真切感受了。

在满洲里,我们住进了最豪华的套娃酒店,看到了中俄边贸的国门和界碑,也看到了额尔古纳河源头。

上长白山看天池

进入林海里的大巴车像一尾活泼可爱的鱼儿游进了林与树之间的“河流”。

一道湾又一道湾,一道梁又一道梁。旅游大巴在长白山这片“深水區”里自由、快活地畅游。两边全是落叶松,树干修长、笔直、挺拔。树与树之间很密,像竹林,像北方的芦苇荡。也许是因为飞播松树的间隙密实,这些落叶松就使劲往上窜,往天空里窜,连阳光都戳得支离破碎。树也许没有横向发展的空间,就一股脑儿挺拔,再挺拔,把自己完全出脱成青春伟岸的丛林。再往林带深处行,便有了一种洁白的树木与落叶松为伍,它就是林海之秀白桦树。落叶松、白桦树和柞树同为长白山脉里的主要树种。这些白桦间杂在落叶松之间,它们像一些靓丽的白雪公主一样亭亭玉立,给这片寂寥的林海增添了夺目的亮色和温馨。

到了天池脚下,我们又换乘景区的小型缆车继续往长白山的最高处爬行。这时,树已稀少起来,坡度愈发陡了起来。再往上行,我们完全脱离了林海,视野的前方或更高的山脊都是光秃秃、灰白山体。泥青路就在这样陡峭的山体上蜿蜒缠绕,缆车车间隔着距离盘旋而上。回眸一瞥:林在半山腰,林间小镇和现代都市在更远处,像在天与地的边缘,显得辽远、茫茫。收回视线,往来的缆车不是在头上盘旋,就是在身下缠绕。仔细揣摩,这高高的长白山恰似一位身着绿色裙裾的少女站在东北大地的边缘施以古典的礼节。越往上行越陡,弯道也越多,上坡时,身子几乎后仰。看来防护栏外,坡度几乎都是陡峭、裸体的山坡。司机都是一流的,他们稳操方向盘,娴熟地驾驶着自己的座驾,这让我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回了原处。再行几道盘山路面,我们终于胜利登顶了。来到天池的边上,觉得那一团团充满心事絮云很低低,好像一伸手就能拽下一把头顶能拧出水来的云彩。

游人出奇的多,我们今天扶老携幼、结伴而行,都是来此目睹长白山天池的真容。

据说来看天池的人得信一个“缘”字。听导游说多少游客上山都是乘兴而来遗憾而归。所以长白山这个山名从字面上理解又有常常白跑一说,这当然是调侃。主要原因是费力攀上山顶,不是碰上大雾,就是遇上天气突变。还没看到天池,整个山头就被骤间蒸腾的雾气重重地包裹了起来。看来我们此行还是缘分满满,千里迢迢来到长白山不仅圆了梦,而且真切领略了祖国的壮丽山河。此次长白山之行,我竟然就对这个“缘”字深信不疑了。

使劲往天池的边沿挤,只有挤才能圆梦。哇!终于看到天池的真面目了!一个巨大的玉盘恰好处在地镶嵌在山体之间,一盅天蓝色的琼液里,大大的云朵倒映其间,为天地呈献了一杯虔诚的玉液琼浆。这

老话讲,好听的调调千千万,能搔到心尖尖上、把人一辈子的酸甜苦辣都勾出来的,才算真章。听歌听啥呢?听的是唱的人有没有把心掏出来,写词的人懂不懂人间的烟火气。敲不到心里头,那调子再花哨也是虚的,经不住日子磨。咱关中人,农闲了蹲在墙根底下晒暖暖,也刷那些短视频听歌,慢慢咂摸出个味儿来:能让人心头一颤的,才算好歌。

晚上没事,翻翻手机,看现在那短视频上,啥人都有。有的唱个歌,腰拧得跟麻花一样,嗓子捏得尖溜溜,看起热闹来,听完一拍脑门,啥也留不下,跟风吹过一样。再听听《一壶老酒》《娘亲》《常回家看看》这些老歌,唱了几十年了还响在耳朵边上。没那些虚头巴脑的,就靠实诚的词、上心的唱,一辈一辈人都能听出泪花来。真正会唱戏唱歌的,不是在那摆架势,是把咱百姓的苦乐全揉进嗓子了。寡妇夜里头的冷清,五保户独个过活的恹恹,光棍汉没着没落的寂寥,还有那屋里头的女人家压在灶台边的憋屈,全叫他唱出来了。连那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念着老伙计的情分,舍不得跟了自己的老秘书;还有那下了台的女干部,心里头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也顺着歌声往外淌。那是布洛芬都解不开的陈年疙瘩,埋得多深,只有老曲子能把它化开。

人说写歌的绞尽脑汁去悟世事,唱歌的倾了满腔心意去唱,听歌的搭上自个儿半辈子的体会,身上背着故事的人,听着听着眼圈就红了。不怕你曲子转得巧,就怕字字句句都敲在你那些旧事上。梦里头听惯了曲里的千般滋味,醒来可不敢再钻进那些执念里头出不来。这是听歌人的大明白。网上也有那风月小调,唱什么“晚风丝丝吹,看你流口水”,腔调拿捏得又腻又假,看着花花绿绿、风情万种,可底子里头没一点正经过日子的厚实劲儿,更别提啥文化根了。也就是图个新鲜,听一耳朵就撂下了,留不住人。旁人再夸唱得像貂蝉、杨玉环,可那调调没乡土味儿,没孝道情,就像那没根的浮萍,漂一阵子就烂了。

真正好的演唱,媚要媚得有分量,风情里头得带着硬气。光靠卖弄抢眼,火三天就没人提了;扎在乡土里头,唱咱百姓的悲欢,才能一辈一辈往下传。一壶茶千人喝,各有个滋味;一条路万人走,心思差了千层。有人能从歌里听出你那苦处,那是难得的知己;要是没人懂,那也不打紧,自个儿揣着心往前走。懂我的,晓得我满肚子心思;不懂的,还纳闷我为啥犯倔。世上金银好求,唯独一个“懂”字,千金不换。

你看眼下这世道,人情渐渐淡了,啥事都先算算值不值。想起早年咱关中乡里,更忙了互相搭把手,有个难处大伙儿都来帮,靠的是真心,不讲啥亏欠。如今好些交往,先看看你有没有用,亲情友情都叫利益冲淡了。正因为人心浮了,那些带着烟火气、劝人回家看看、惦记爹娘的老歌,才更稀罕。《一壶老酒》唱的是娃出了远门,心里挂念家里的白发娘;《常回家看看》是劝人撂下手里的忙,多陪陪亲爹的爹妈。这里头是咱中华的孝道,是咱自己的文脉。歌手用心唱,就是在传这份家风,这份情义,哪是那些花哨小调能比的?

好的歌手知道收着点、沉下来,去捱捱日子里的苦辣酸甜,用嗓子画出咱百姓的疼与痒。浮夸的调子能哄耳朵一时,唯有满含真情、担着孝道乡土的歌声,能穿过年月,抚慰那些经了风霜的平常心。世上嘈杂,网红曲子一拨接一拨,可大浪淘沙,最后留下的,永远是走心之作。

其实,听歌也是修心。躲开那些浮躁艳俗的,静下来听那些饱含人情的。旋律钻进耳朵,往事翻上来,一辈子的悲欢都在歌声里化开了。到底明白,调子再花,没真情就是个空壳壳。只有那歌声撞进心里头,撩动藏了半辈子的情绪,触到最软的那一块,这样的曲子,才算得真正入心的歌,值得细细嚼,一辈一辈传下去。

就是天池的真容! 就为这个镜头,就为这份善缘,我也和众多的游人一样,千里迢迢来长白山了此心愿,来长白山践行一次生命的跋涉和灿烂。“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里应是天生一座长白山,无限风光在眼前。我们俯瞰着,惊呼着。

对于天池的由来,我查阅资料得知这是一千多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形成的巨大火山口,经过千年的雨水雪水淤积,才形成了眼前的天下奇观。当然,这天池周围寸草不生的土壤就是火山灰了。由此,我的头脑里就不断映现着千年前火山喷发的壮观场景:火红滚烫的岩浆不断从山体里喷出,岩浆像红红的水一样往四周涌流。大地在颤抖,在地动山摇……

在断桥,在上河口

丹东,一座英雄、伟大的城市。

站在丹东的任何一个地方扫描,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共享一条鸭绿江。铁桥是长长的臂弯,朝鲜就是江那边一个早年走失的高丽国,能隔江呼唤。喊一声金达莱,对面的山坡会齐声回应。

我是听着《志愿军战歌》长大的。那阵,着魔一样喜欢看一些反映抗美援朝的老电影。比如《上甘岭》,比如《奇袭》,比如《打击侵略者》。上中学后,更喜欢上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他的长篇小说《东方》……那以后就对丹东神往,对鸭绿江神往,对朝鲜神往。这份特殊的情感一直珍藏于心。后来,就暗暗发誓,此生一定要去丹东,要去断桥,要去荡舟鸭绿江,近距离地与朝鲜山水来一次牵手拥抱。

这个盛夏,丹东就在我眼前,断桥就在我眼前,鸭绿江就在我眼前,北朝鲜三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横在我眼前。这是实景,不是幻觉。

我迫不及待地买票上了断桥,桥上正播放着志愿军战歌,播放着电视剧《上甘岭》。这身临其境的跨时代的穿越一下把我带入到那种特殊的年代。志愿军战士正冒着枪林弹雨在铁桥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看到敌机超低空飞行,扫射、投弹,江面上腾起密集的水柱。对面纵深的地方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麦克阿瑟的十六国联合国军碾过三八线,碾过平壤,碾过和平,正向鸭绿江逼来,向丹东逼来。“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我们这些伟大的战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挺进朝鲜,牺牲小我,完成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大我。我站在断桥的头上,目睹残存在江中孤零零的桥梁,我潸然泪下,全身的毛细血管在强烈地扩张、收缩,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是的,我似乎看到了毛岸英,看到了杨根思,看到了黄继光,看到了邱少云,看到了更多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我看到了冰雪长津湖,看到了卸下万枚炸弹的上甘岭,看到了烈火熊熊的大榆沟,看到了与时间赛跑的三所里,也看到了板门店的谈判桌……英雄让我心潮澎湃,英雄的土地让我激情满怀! 此刻,我虽然不能随意跨越国境,但我第一次与时代近距离地共呼吸,与这里的山水共呼吸,与那些远去的最可爱的英雄共呼吸。我不虚此行!

上河口是志愿军又一处秘密入朝的岸口,彭总、邓华、洪学智、解方等这些高级将领曾在这里研究指挥志愿军秘密入朝。今天,我们近距离在游轮上用目光扫描离开外的朝鲜乡村、工厂、学校、田地和地形地貌。然而让人纳闷的是游轮沿江江心破浪而行,你却只看到了朝鲜建筑物上的国旗,冒烟的高炉,楼房间杂的工厂,低矮的民房和泛着翠绿色的田野。除此之外,没有看到一个村民在地里劳作。静,放大拉近着这片神秘的国土。朝鲜至今没有改革开放,不神秘,那就不是朝鲜了。

